



锦绣江山 富水长流 作者 | 任茹意

感悟世界

赵银莲

春捂感怀

春捂，暖意融融。从朋友家出来，略为释怀，又不免感慨家有残障女，真不容易。

春风料峭，一路小跑，如同在清晨的溪边，随风喝彩数声；对岸有耕人合拍，可惜夹杂着母亲的惊呼：“咦，去年那白鹭呢？”而近来的思路，老在无障碍的问题上绕弯，如同山涧水流十八弯，弯来弯去最终绕不开四季变化。

乡村的二月略带着残留的年味，而园子里许多蔬菜却先开了花。那种争先恐后，不弱于晨跑的打卡手机，一串数字递增上万步。乡村俱乐部是最热闹的了球类、管弦类，在阳光下，动得人声沸腾，老少不分的。借用一句话，春捂，捂不住万物，捂着捂着，就发了；从不运动的人，看着看着，就热血来潮了。坐轮椅的女孩，推开母亲，拄着拐杖“噌”站了起来，摔倒又爬起来鼓励自己；几多辛酸几多愁，都随风而去吧！而有些人却在摔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，如同去年冬天

里那个黄昏。一个老人躺在千年屋里，一双眼却闭不住对春天的向往，在盖棺时依依不舍，天堂会有更美的春天，别再摔下来与人间攀比。有时候，怀疑天堂，我就想：“天堂肯定是不堪入目的，要不为什么？人都不愿自己的至亲至爱去天堂；有时候，我又不明白，很多人都会祝福刚去逝的人，要他们一路走好，天堂里没有病痛与不如意，只有四季如春的美好！”人，真是说不清的动物。

人山人海，春始忙碌的农村，随处可见匆匆而过的荷锄人。

懒惰的人把事情耽误，忙碌的时间使希望充满，现在在劳动中产生活力。只是不愿这么快褪去的余寒，在劳动人民的本色上不值一提，人牛快鞭，扬着生活的动力。因为衣着朴素，你千万别忽略了他们一身的丰富经验。

经过清清的小河边，常在鸡啼狗吠鸟鸣中陶醉的老老少少，悠悠对流的风，轻快挤进竹林的背影，背着野

菜走出来时已日上三竿。约好一起回家的孩子们，仿佛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：那些在游戏时争得面红耳赤的插曲，早已去了九霄云外。

如果碰巧一个老大爷手提肩挑而来，你顺便迎上去做一下好事，如果想皆大欢喜，临走时别拒绝一把青菜。乡下人没有花言巧语，青葱蒜苗，芹菜莴笋，都是平常的素材。面对随手一把都是菜的春，如果不经意被邀进了农家新屋，你肯定会“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。乡村的人情，拗不过几碗白酒，桌上腊鲜搭配的荤素，门外敞亮的三三两两……这一刻，你所有的烦闷可能不翼而飞，轻松愉悦的氛围，大概这就是幸福吧！

纷繁复杂的红尘，喧嚣虚妄的外面世界，都不存在了。

春光无限好，最好去乡村。乡村这块富饶的土地，却让很多人弃近求远。而我所憧憬的怡人春景，毋需人为地捂，都呈自然地生发之势、健美之态。

黄昏迷离

康秀炎

近黄昏

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，这句意境优美的诗，不知让多少人心生慨叹！有感于夕阳的美好，有感于黄昏的短暂。年轻人犹如晨曦，朝气蓬勃，对这句诗自然不会生太多感触；人过中年，体会渐深，对“近黄昏”就会引发感伤、哀叹与怅惘之情。

其实，撇开人生不谈，单是自然界的黄昏也够美妙的。我已过知天命之年，在匆匆飞逝的15000多个黄昏里，迷离般的美一直萦绕心头。

小时候，我生活在农村，离不开下地劳动，对“黄昏”这个词是敏感的。因为我很怕天擦黑儿，莫名地心生畏惧。也许源于外婆讲的那些花鬼妖狐的故事吧，也许是自己身单力薄天生胆小吧，总之，一看日头偏西，我就央求父母早点回家。可也怪，父亲似乎很珍惜黄昏这点劳动时间，不肯轻易说“走”，我只好耐着性子等。夕阳慢慢下沉，搁在山头上，逐渐隐去了半边脸，残存的霞光把光明的尾巴悄悄藏起。天色像一个高明的画家，涂抹着黄昏的天空，由橘红变成灰蓝，又悄悄捎上几笔黑色。这时我开始发慌，母亲也催促着。等到终于扛起农

具，牵着牲口回家时，倒感到分外的惬意。半天的劳累被急匆匆的脚步驱散。在薄暮中，田园牧歌式的幽雅与恬静，让我不自觉地哼起“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……”的歌曲来。

除了下地“赶黄昏”，孩子们也可以在游戏中“赏黄昏”。最妙的当然是看火烧云。西天红彤彤一片，像有一个火山在喷发，又像一幅色调丰满的画卷。此时，疯狂的玩闹暂时安静下来，都在指指点点西天那善变的云彩。学习好的孩子甚至背起了小学课本里萧红的那篇《火烧云》，边背边对着西天找感觉。谁说孩子不懂得“赏黄昏”呢？童趣的世界是最美的。

遇到雷雨天，近黄昏我喜欢看乌云集结。天的一角堆起城墙高山，渐渐扩散、铺展，突然闪电撕开一道缝，闷雷滚滚，风猛烈起来，正应了那句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。天似乎要提前黑了，干活的人在巷子里跑，鸡飞狗跳，垃圾袋得意地飘起来，顺着墙头不见了。随着一阵雨星，能躲起来的全躲起来了。于是，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，点点滴滴……”黄晕灯光里

如烟如雾的黄昏雨，演绎着独特的雨韵。

“玩黄昏”也很有趣。此时最适宜的游戏是捉迷藏，从日薄西山玩到夜幕降临，直到被各自家长训斥回家。夏季黄昏，我独自一人时便溜到圪针篱笆旁捉蜻蜓。白天飞累的蜻蜓此时静静憩息在圪针条上，像停在航母上的飞机一动不动。我蹑手蹑脚过去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猛地一扑，捏住蜻蜓的翅尖或尾部，任它挣扎。秋季黄昏是追萤火虫，边追边喊。萤火虫反应迟钝，不知危险逼近，超低空飞行时往往束手就擒。顽皮的孩子摘下它的发光器，贴在额头上，冒充二郎神呢。

人到中年，生活的打拼，工作的颠簸让我减了不少黄昏的闲情逸致，常常披星戴月，希望早一点在家的港湾停泊。自然的黄昏顾不上留恋，人生的黄昏却已临近。“愿你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，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”自然涌上心头，令我若有所悟。

“最美不过夕阳红，温馨又从容”，我于渐深的暮色里，收旗卷伞，淡淡地再画上一个句号。

人生随笔 中年

辛荣祯

一觉醒来，已到中年。中年如日中天，其实人生已经偏西。

姜文说，狗日的中年！这小子玩世不恭，满腹牢骚，其实玩的是瞒天过海，向世界宣布：自己没钱，活得寒酸。哼！鬼才相信。

演艺圈的烂事，懒得去理。他们不单是假戏真做，更多的是真戏假作。

还是啦呱啦呱咱普通人的中年。

中年是处于半坡的尴尬，目标隐隐出现，心力却已憔悴。爬上去，扬眉吐气，一览众山小，夕阳无限好。滑下来，只好装孙子，老实趴地上。

中年是半瓶酒，前面的味道已经淡化，剩下的只是浇灌愁肠。

中年的角色最难当，一不留神，阴差阳错，恨不得裂缝钻地，人间蒸发。

中年怕回乡，回乡最断肠。

中年也有野心，但不敢张扬，左顾右盼，等待时机。可惜，多数野心最终被烹炸煎炒，最后只剩下了一盘残羹冷炙。

中年也喜欢做梦，但中年的梦已变质为现实的药渣，疗不得头痛，医不了脚病。

儿女是中年的天。天空是蔚蓝一片，还是雾霾重重，关键看儿女的分数线。这条线牵着心情，挂着风帆。最终的结果是，线断帆去，一片汪洋皆不见。

中年，或许只是一个概念，或许只是一种提醒。水涨了，涨的可能是危险；船高了，高的可能是风险。中年的这个舵确实不好把。

中年不再血气方刚，凡事再三掂量。揣摩的不是你短我长，而是退避谦让。仁者无敌，这个好像是专为中年开的药方，但药在罐中，却没有时间来熬煎。

人到中年，谋划不重要，修正很必要。晨起一支烟，晚睡一杯茶，将失意点燃，将得意溶解——准备向老年出发！